



## 史海钩沉

在著名军校任武术教官 与朱德有过一段师生情  
中江人赵奠川的故事

□汤万端

赵奠川  
(1883—1980)

在中江广福地区，有一位民国时期的军政人物兼大绅良，在当地百姓中颇有声望，他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武术教官，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有过一段短暂的师生情，带领连队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，他的名字就叫赵奠川。

赵奠川，字怀霖，号禹门，1883年10月29日生于中江广福红岩坡睦家湾一户农民家庭。家道中等偏下，算不上富有，也谈不上贫穷，只是勉强过得日子。赵奠川幼年头聪体健，启蒙于私塾，学孔孟之道，习文练武，文武兼修成绩优异。刚满14岁，生母病逝，继母强迫他去当娃娃兵挣钱，仅当了两天

在近代云南的历史上，有一文一武两所学校，都非常著名，“文”指西南联合大学，“武”指云南陆军讲武堂。前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，后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、革命家。正因为如此，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，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，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“革命熔炉”。

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，与北洋讲武堂(天津)和东北讲武堂(奉天)并称三大讲武堂。原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任校长，李根源任监督(教育长)。建学之初，教职员47人。大批留日学生被聘为讲武堂教

## 第二次当兵后衣锦还乡

年号兵，便退伍回家。继母见他空手进门，当天气得不进灶房，骂他没出息。

刚满16岁时，继母再次逼他入伍吃粮。离家时，继母千叮万嘱：若再是前次穷样回来，就别进睦家湾，免得丢人现眼。

这次赵奠川仍在云南入伍，第二次当兵，他发愤上进，练就文武双全，技艺超群，

长枪、短枪百步熄香，屡立战功，连年受奖。不久，便腰缠万贯，衣锦还乡，八人青花大轿坐进睦家湾。继母见他发了财，马上笑脸相迎，忙着杀猪宰羊，跑得脚尖不落。此次回家，赵奠川娶了第一夫人林氏，在睦家湾大摆酒宴50余桌，亲朋好友、军政要员前往祝贺，热闹三天。

##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武术教官

干和教官，如李根源、李烈钧、唐继尧、张开儒、赵康时等。赵奠川虽不是留日学生，但文武双全，技艺超群，被推荐去讲武堂担任武术教官，主要教学步兵操典、射击教范、阵中勤务令、工作教范等。至1930年，讲武堂共办22期，培养各类军官军士9000余人。

学校的制度、作风和纪律非常严格，每天上课6小时，上操2小时，早晨有体操和跑步，晚上还有自习，夜间有紧急集合训练。讲武堂军歌慷慨激昂，富有感染力。每天早操，武术教官赵奠川组织学员操练，都要唱军歌。军歌共七首，其

中重要的一首是：“风云滚滚，感觉那黄狮一梦醒。同胞四万万，相互奋起作长城。神州大陆奇男子，携手去从军。但凭团结力，旋转新乾坤。哪怕它欧风美雨，来势汹汹凶狠。练就铁臂担重任，壮哉中国民！壮哉中国民！”

当时，中学毕业的朱德考入讲武堂第三期三班。朱德是四川仪陇人，与赵奠川是家乡人，所以他对朱德格外用心。一次训练，朱德身体不适，赵奠川背他过河。赵奠川在护国战争中受伤后，退到地方，在成都任税务官。朱德回仪陇看望母亲后，又专程去成都拜见赵奠川，畅谈师生情谊。



云南陆军讲武堂。资料图片

## 带兵北伐护国讨袁

1915年，袁世凯倒行逆施，复辟帝制，接受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获得日本支持当了洪宪皇帝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

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，由云南讲武堂的进步师生组织和发动了一场永灭帝制、再造共和的伟大革命。当时云南将军唐继尧、李烈钧和从北京秘密来昆明的蔡锷等人，于1915年12月25日，通电全国，宣布云南独立，武装讨袁，编制护国军三个，出师川、桂、湘。讲武堂为适应扩军需要增设班次，为前线作战培养了大批中、下级军官。

赵奠川随蔡锷领导的北伐第一军，任连长。经毕节、纳溪等地，一路胜利进军。作为武术教官的赵奠川有勇有谋，广泛开展政

治宣传工作，张贴告示，新军路过，严格守纪，不损害百姓利益，于是官匪让道，风雨无阻，快速进军。

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，只领得两个月饷银，子弹平均每枪300发。在川南一带鏖战半年之久，特别是二三月间战事十分激烈，护国军处境相当危急，蔡锷屡电唐继尧，要求接济，而坐镇后方的唐继尧却未给前线以补充。在此危难之际，叙永县民众积极踊跃参加护国运动，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护国军，筹集军粮216万斤，缝制军装近万套，“乡团之谣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”之众”。不仅组织20多个医生战地救护，而且还组织了一支700多人的运输队，承担送弹药、送军粮、救护伤病员等任务。

## 兵不血刃平息匪患

1926年，中江县新场(今乐至县良安场)附近山中，土匪“谭老大”聚集了六七十人，有短枪、长枪、猎枪四十来支，大刀长矛三十八把，占山为盗劫掠过往客商和行人的财物，逼迫周边穷苦青年去为修山寨出力。赵奠川到谁家富裕一些，匪徒就会画脸或蒙面抢劫钱财，“抓肥猪”、绑人质，敲诈勒索财物，还不时抢走稍有姿色的妇女去当夫人。被抢劫的人稍有一点不如意即遭毒打，甚至丢掉性命。附近几十里乡民深受其害，若有人喊“棒老二来了”，人们便去隐秘地方或庄稼地中躲藏起来。人人自危，民不聊生。

1927年初冬，中江县国民政府任命回家休养的赵奠川为剿匪司令，率领一个排的兵

力去平息匪患。他寻思土匪也是人，都是为了生活所迫才去的，不打仗不死人最好，要攻心为上。于是，他想法联络谭老大到新场街上，严厉地质问：“谭老大，你们要懂理，你们杀人，被抢人怎么生活？你们杀人，被杀人的老幼家眷依谁生活呢？你们家也有姐妹，被人抢走，你们自己心中有何感受？若不改邪归正，被官兵杀了，你们父母妻儿将痛失亲人，他们依靠谁来生活？你们有双手，为什么不干活养家糊口？奉劝你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再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，可对你们一个不抓，一个不杀，回去和大伙商量一下，明早日出个回话。”

第二天日上东山，山寨中毫无动静，赵

奠川站在远处，端起步枪，几枪就打折匪徒旗杆，旗帜应声落下。谭老大亏于情理，慑于威力，率众人下山投降。赵奠川打开新场钱粮库，每人发一份安家费，谭老大双份，全部遣送回家，各自营生。有几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收编入伍。一场一触即发的战斗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化解了。

当地百姓奔走相告，成百上千人汇聚街头庆祝再无匪患了。赵奠川当场手书“良安场”。从此，“良安”(1953年划归乐至县管辖)这一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1980年，赵奠川于中江会龙去世，享年97岁，安葬于中江县黄金乡(现积金镇)陈家沟。

## 城记



2007年的皇冠灯五岔路口。邹明俊 摄

## 消失了的转盘

□刘蓬莱

德阳市以前，城区面积很小。东西南北四条街，从北门口走到下南街，也就20多分钟，至于从东门口走到西街口的时间更短。用老德阳人的话来说，那时德阳城的一环路东起泰山西路西段邮电大楼，西到华山路口的华山大厦，北至北门口县政府大院后面那条青年路。当时青年路还没有贯通，要绕一圈还得东到附近的五岔路口。即使这样，骑自行车转一圈也只需要10多分钟。

当时的长江路以南是二重的生产生活区，大家称为城南工区。北门口以北基本是东电、东工生活区，也就是城北工区。这样德阳城区自然形成了三个生活区域。星期天是赶场天，卖农副产品多，两个工区的职工也时不时调休来赶场，买点必须的生活用品，以及蔬菜鸡蛋等。

建市以后，国道108线(川陕路)由泰山路改道至华山路。随着市区的发展，通行车辆多了，就在长江路与泰山路的交叉口建了一个大转盘，南来北往、走东向西的车辆都围着这个转盘绕一圈，基本解决了堵车问题。后来在南门口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喷水池，来往的车辆也是绕着它通行。

一到晚上，这个喷水池就不间断地喷水，时不时还有彩色的水柱，大家都称它为彩泉，很多德阳人至今还把凉山街称为彩泉街。

记得有一年德阳举行建市庆祝活动，各区县的游行队伍、各具特色的彩车绕着几个转盘载歌载舞，站在邮电大楼和物资大厦上观看，看得大家热情高涨，激情似火。

## 掌故轶闻

## 茶馆里的“六腊战争”

□胡乃明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笔者参与了什邡禾丰公社(现在的禾丰镇)小志的编写工作。四位参加编写工作的六七十岁的老同志都曾当过老师，他们多次向我摆起民国时期为争夺教师饭碗而进行的一场特殊战争——“六腊战争”，今天想起来还记忆犹新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教师被称为“教书匠”，大中小学的教师并不存在什么编制，公办学校教师的职位靠校长聘用，实行一学期一聘。那时僧多粥少，每逢暑假和寒假到来时，教师为谋求继续执教，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。他们到处奔走，明争暗斗，当时的教育界便把这种保饭碗的行动戏称为“六腊战争”。“六”指六月，“腊”指腊月，均指学校假期。

政府会在每个学期把学校的聘书下发给学校校长，校长手中的聘书，首先要应对官员的卡要、亲朋好友的索要、优秀教师的确保，剩余的再到茶馆去招聘。用谁不用谁，那都是校长说了算。当然，这些聘书在交到校长手中之前，每一个层级都会截留一些名额，预备给自己的裙带关系。即便没有截留，只要给校长打个招呼，这个面子校长是一定要给的——这就叫“卡要”。这时的校长拿到聘书之后，首先考虑的是在当地名声鹊起、深孚众望的名教师。其余的大部分聘书校长会拿到当地的茶馆去，在那里选聘教师。

“六腊战争”的主战场不是在学校，而是在茶馆。茶馆本来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，有浓厚的江湖气息。校长出现在这里，不会说自己是来搞这些交易的，他们会说自己是来这里商量教育的发展方向，在这里“面试”教师，为学生选聘良师。

于是，茶馆的柱头、墙上张贴着各种招聘信息，串串和经纪人讨价还价、

市区几条干道先后建成通车，路宽了，车也多了，再加上几个转盘的连接，三个生活区的人们交流多了起来，城区也渐渐变大了。

后来又建了好几个转盘。现在岷江路与泰山南路交叉路口的转盘，当时过了这个转盘，基本上出了市区，因此大家都叫它底转盘。

最大的转盘应该是东电生产生活区附近，泰山北路与黄河路交叉的那个转盘了。这是一个五岔路口，相当拥挤，一是因为临近东电生活区，是东电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；二是当时的德阳火车站设在黄河路尽头，人流、车辆川流不息；三是地处德阳的北大门，108国道(川陕路)从这里穿城而过。

在这个转盘中间矗立着一盏皇冠一样的灯，德阳人形象地喊它皇冠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德阳的地标。进城时，远远看见皇冠灯，就知道德阳到了。

德阳最小的一个转盘应该在德阳市急救中心对面，城隍庙街与南城根街交叉的那个丁字路口的转盘，小到三步并作两步就可以迈过去。

车多了，路宽了，德阳人引以为傲的转盘，反而成了梗阻的肠头。再说德阳人直来直去，不喜欢绕弯子，这些转盘就渐渐消失了。市中心邮电大楼那个转盘首先取消，然后是彩泉转盘不见了，底转盘那个地方有了下穿隧道，皇冠灯转盘也有了立交桥。最后消失的是城隍庙街的小转盘，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水泥印子至今还顽强地留在那里。

德阳城变大了，转盘不见了。现在的一环路30多公里，骑自行车的话，没有两个小时是不得行的。

扫描刊头二维码关注

纵目

触摸人文德阳的温度

(作者注：承蒙赵奠川子女赵觉文、赵觉武、赵守忠、赵素碧、赵荣光等人为本文提供素材，及赵智途老师、易荣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关心和帮助，一并致谢。)